

廿二史劄記

冊八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亶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卽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稟與神爲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淫酗顛昏而讜語詰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

見北齊文宣預知條

內至如遼太祖金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

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行眸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旣卽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

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

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舊作吐渾党項

準布舊作阻卜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

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乃又大舉兵親

征天顯元年拔扶餘城攻輝罕舊作忽汗降其王大誣譏

以其地為東丹國封皇太子為人皇王以主之此

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

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祖嘗能以夢占候

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舊作盃乃戰世祖曰予嘗有異夢

今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會其

弟頗拉淑舊作頗刺淑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舊作壑懶

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

淑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淑出謂人曰

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歿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謂弟穆宗

英格

舊名烏雅

曰烏雅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後果滅遼稱帝

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函部長阿海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背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所謂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論者耶

金制追諡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

尊至二十八代最為褻濫金之追諡亦無限制金

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

舊名綏可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安出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

嚕舊名石魯始官特里哀舊作楊隱第六世烏古鼎舊名烏古乃始為女

直節度使皆遼所授瑤以縣令為刺史史為節度使故節度與唐同名而實異第七世和哩布舊名勃里鉢

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盈哥英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

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其弟阿固達

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

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諡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

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

帝子巴哈舊名跋海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

獻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

順皇后昭祖子烏古鼎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景
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簡翼皇后世祖弟頗拉
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
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
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爲帝者而追諡尊稱至十一
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廟
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
名額嚕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
名舒嚕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
太師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祖
名烏嚕斯諸名皆與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
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

女直俗生子長卽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舊作唐括

生和卓舊名劼者次和哩布次噶順舊名劼孫次頗拉淑次英

格及當異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

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

和哩布同居噶順與頗拉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

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拉淑繼之肅宗卒

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無爭端薩哈

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

和卓無異言世祖越噶順而傳肅宗噶順亦無異

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

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

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

強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為太

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置太祖長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

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

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為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勒極烈金最尊官也諸帝皆由

此繼大統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間同心協力皆

以大門戶啓土宇為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

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即位亦敬禮諸

叔未幾宗磐宗雋達蘭舊名撻懶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

酌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札拉舊名查刺海陵又手弑帝

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

孫三十餘人舍音舊名斜也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

餘人草薶株連幾無噍類其去世祖肅宗之世曾

未三四十年而骨肉變爲仇讐蕭牆之內橫屍喋
血祖宗淳篤之風一旦澌滅而國脉亦幾斬絕幸
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京謀
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夷宗族之
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
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爲其屬實以
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十餘
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
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
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
攘奪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
此可爲炯鑒也

按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臨死謂羣下曰方難

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將死亦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儻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儻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儻檀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事卽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

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

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

最小時即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能以契丹字為

詩文凡游宴輒作詩以見意易傳宗翰能以兩月盡

通契丹大小字宗翰傳宗雄從獵為流矢所傷養疾兩

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傳按最為都統宗翰宗雄

為元帥時尚未滅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

生皆異稟故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

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

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

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紀其中秋待月

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見程史又嘗令鄭子聃楊伯

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第一子聃傳是

并能較文藝之工拙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十餘
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爲詩文
尙在用兵開國時也

遼王宗幹延張用直教子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

世宗嘗自

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爲宗室父
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
賦詩和者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
講論乙夜忘倦今所傳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
見一斑迨章宗以詩文著稱密國公瓌以書畫傳
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
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尙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
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

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

名旻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

哈喇舊作合刺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嚕訥舊名迪古乃而

又名亮也世宗本名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

瑪達格舊名麻達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烏達布舊名吾睹而

又名珣也哀宗本名甯嘉蘇舊名寧甲速而又名守緒也

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舊名烏也之名勗也舍音舊名斜也

之名杲也薩哈舊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舊名粘沒喝又名粘罕之名

宗翰也幹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額爾袞舊名訛魯觀之名

宗峻也鄂爾多舊名訛里朶之名宗輔也幹布舊名幹本之名宗

幹也烏珠舊名兀尤之名宗弼也摩羅歡舊名謀良虎之名宗雄

也阿里布舊名阿魯補之名宗敏也托卜嘉舊名塔不也之名宗

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

名烏者也赫舍哩志甯之本名撒曷輦也赫舍哩

良弼之本名羅索也舊名婁室唐括安禮之本名幹魯古

也伊喇慥舊名移刺慥之本名移敵列也富察世傑之本

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沙呼也舊名胡沙虎阿

勒根彥忠之本名窰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

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

令章奏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

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

宗避睿宗宗堯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

山為崇民間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即康曰宗

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

寫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

字作業泯字作泚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亶字

從面從且世宗廟諱雍字從系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刺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

本紀

黃久約爲諫官侍朝

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

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

久約傳

則不惟記注官不避

卽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

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睹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曄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并香閣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歷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

守貞及庭秀傳

故章宗本紀所載帝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曾奏獄空

賞錢三百貫以為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

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泰州民和

卓舊名合住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舊名外失刺等冀州張

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

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

舊名納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

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

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

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

誅二十年布沙堪舊名蒲速梳羣牧所羅和舊名老忽謀反伏誅

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

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

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

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讞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溫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

本紀

又命秉德廉察河

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

舊名徒單恭

與九縣令皆罷去惟

楊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郎中

邦基傳

又宗

賢爲永定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德器之遂超遷兩階

宗賢傳

此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

爲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卽位凡數歲輒

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舊名移刺

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邪律補進一階單州刺

史石抹所家奴等各進兩階貪汙官濬州防禦使

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

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移刺道傳後以廉問使者或

以愛憎爲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

章宗卽位乃置九路提刑司覈之宗雄傳尋又以言者

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

差官覈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吏無所畏憚賈鉉

奏差監察時卽別遣官偕往更不覈察從之乃詔

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者女直人以漢人偕往漢人

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蓋創

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弊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輟耕錄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損爲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勅諸路以肅爲法肅傳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宜止驗現在產業富察通言必須

通檢各穆昆

舊作謀克

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

分則版籍自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

隱貧者不重困矣

通傳

章宗時屢遣使與各路按察

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嘗諭推排

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強及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

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

二百五十貫或尙有不能者新強者勿添盡如一

戶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類卿等當盡心

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也

益謙傳

是朝廷

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減然高汝礪疏云推

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

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者扶同而幸免貧弱者

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

汝礪傳

張萬公亦言適足

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

萬公傳

張宏信通檢山東專

以多得物力爲功督責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
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笞
擊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
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
本意哉永元傳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
告訐賄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
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貨貨畜產隨
價自占凡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
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
無遺民不聊生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
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

之慮且民之生計羸縮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卽罷之敝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

按宋史呂公綽傳官籍民產第賦役輕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疇蕪穢公綽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時已有按產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則令之出錢又自有別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

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琿舊作蒲里衍正軍之奴僕曰阿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

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間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靄哥蠻明安山東西路有益買必刺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

納合椿年

傳

大定中又摘徙山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

之酬幹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

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

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衆自爲保聚其土田

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爲永制

思敬傳

然諸明

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

以爲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襲此職今不

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

爲令

宗憲傳

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旣不隸提刑司宜

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
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則耕有
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戶不能屯種往往賃民
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棗以爲薪且私賣其田
日益貧乏太祖時以三百戶爲一穆昆十穆昆爲
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爲一穆昆五穆昆爲
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爲一穆昆四穆昆爲
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減矣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
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

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金史
完顏昺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
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爲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
揚庭曰南人曠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
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
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爲南人也元
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
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
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
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
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
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
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爲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爲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爲所
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豫
廢仍爲金行臺丞相酈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
宋降豫豫廢皆仕金瓊爲博州防禦使成爲安武
軍節度使彥舟爲鄭州防禦使文爲南京都虞候
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卽金官豫廢仍仕於金
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
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入宋
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充先爲
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
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爲經
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

叛降於金爲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卽屬齊爲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爲行臺兵部尙書李上達爲金東平府司戶齊國建爲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達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達又入金爲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蓋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慮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僞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舊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遽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侵疆約出知蔡州旣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

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衍慶宮圖畫功臣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烟閣宋有景靈宮顯
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
嘗圖諸功臣於衍慶宮金史實實舊名習失傳所載凡二
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遼王宗幹秦王

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習不
失

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
婁室

楚王宗雄魯王棟摩舊名
蘭母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銀朮
可隋

國公鄂蘭哈瑪爾舊名阿
合遜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

普嘉努舊名權家
奴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撒
喝充國公劉彥

宗特進烏楞古舊名翰
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特進實實

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傳舊名阿
補又載代國公罕

都舊名金源郡王實圖美舊名石土徐國公暉楚舊名鄭國

公們圖暉舊名護都濮國公實古訥舊名石古濟國公芬徹

舊名韓國公錫默阿里舊名斜卯元帥左監軍巴爾斯舊名

速魯國公富察實嘉努舊名蒲察光祿大夫蒙克舊名隋

國公和尼舊名特進托克索舊名突合齊國公博勒和舊名

火儀同三司烏雅富埒暉舊名蒲盧儀同三司阿里布

補鎮國上將軍烏凌阿托雲舊名烏林太司領三省

事曷太傅大臭大興尹持嘉暉舊名赤蓋金吾衛上將

軍馬武舊名驃騎衛上將軍韓常譚國公阿里布共

二十二入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著者

也大定十五年又圖赫舍哩志甯嚇舍哩良弼泰

和元年續圖石琚此一朝策勳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強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驚悍完顏氏父子兄弟代以戰鬥爲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爲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餘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鄧瓊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召軍旅易裨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瓊傳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宋史饒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吳玠劉子羽傳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尙能攻擊江淮取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

既不知兵而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
晏安繼則困於饑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尙
能擾淮楚擣環慶然此乃宋韓侂胄之孟浪生事
易於摧敗而非金人之不可敵也及蒙古兵一起
金兵遇之每戰輒敗去燕遷汴棄河北於不問二
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二戰差
強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時之
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托
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衛委疲懦
以出戰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
積弱矣興定南侵雖據完顏賽不訛可烏古論慶
壽紇石烈牙吾塔等傳屢侈戰功然宋史趙方孟

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敗金兵則賽不等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今作額林匿之而以捷聞爲御史納蘭所劾宣宗但獎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尤掩敗爲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爲欺飾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號移刺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騎獲一人輒以捷聞蒲阿傳八年禹山之戰蒙古兵稍却合達輒以大捷奏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是時民間避兵者方欲保險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殺

皆爲捷書所誤云

合達傳

是不惟遇敵輒敗而并諱敗

報捷習以爲常統前後觀之其始也以數千人取

天下而有餘其後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

則承平之世安不忘危蒐練軍實振作士氣豈非

國家急務哉

按禹山之戰據元史拖雷傳是日大霧迷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是合達之奏捷亦尙非全虛也

金初漢人宰相

韓企先傳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

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

用女直官號

傳贊謂伊達代南北面官僚制度

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

敦固伏誅移中書省樞密院於平州蔡靖以燕山

降又移置於燕凡漢地選授官職調發租稅皆承

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官爲宰相其職

皆如此故規爲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惟治官政

庀民事內供京師外給轉餉而已後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從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置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漢人為真相自此始

按元遺山作張萬公碑云金制自尚書令而下有左右丞相為宰相尚書左右丞為執政官凡

內族外戚及國人有戰功者為之其次則漢人又次則參用漢進士不過以示公道而已無相權也

金俗重馬

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景祖方為部長時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曰難未息也馬不可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秃耳馬遼人乃弗取阿疎傳贊時兵力尚微桓赦散達方強欲得盈哥之大赤馬及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亦不許遂戰敗之桓赦散達傳康宗薨太祖即位遼使阿息保來弔阿息保徑至殯所閱貺馬欲取之太祖大怒將

殺之宗雄諫而止

世記

阿离合德將死太祖往問疾

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

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

阿离合德傳

觀此可見金

源氏之重馬也軍旅之事全恃馬力此固有國家者所當留意耳

金以壞和議而亡

宋南渡後至紹興七八年間盜賊盡平韓岳諸將兵力亦漸強盛可以有克復中原之勢故時有以和議爲非者然卒以和議而得偏安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謹畏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憍之氣必誤國事也金宣宗當蒙古兵圍燕京時遣完顏承暉等往軍

前行成已解圍矣後以遷汴之舉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殘破河北蹂躪關陝至哀宗卽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於國體有虧遂止合達傳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犒以羊酒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來議和先遣小使幹骨爨至行省時適有太昌原之捷移刺蒲阿等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決戰幹骨爨歸以其語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統大兵入陝牙吾塔傳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劄付者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辱使

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哀宗遣曹王訛可出質乞和已退兵矣而飛虎軍申福蔡元又擅殺北使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其後轉以不和自誤亦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團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卽授以兵佐於是封建之議起興定四年封滄海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恆山公中都東路經

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
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
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
公山東安撫使燕甯爲東莒公是爲九公府其中
武仙最富強張開次之餘皆各保一方其後日漸
摧敗如郭文振徙衛州至不能軍但寓於衛張開
不能守潞州閒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實與
匹夫無異此九人外又有史詠亦爲平陽公乃胡
天作死後詠繼之而封者傳贊謂他書所載有滄
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
郭棟此蓋正大間續封如史詠之繼胡天作者金
史惟王福等九人有傳餘皆無之其後又有十郡
王之封見國甲安傳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張瑀張左卓

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九公各有傳十郡王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略見國用安傳中蓋此十郡王本哀宗發空名宣勅聽用安於同盟中有功者賜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無大功績可紀故無傳也

金末賜姓之例

賜姓本始於漢初北史李宏傳所謂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是也其後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當國時因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絕滅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其次爲九十九姓後賜姓之廣自此始如楊忠賜姓普六茹氏趙貴賜姓乙弗氏寇和賜姓若引氏耿豪賜姓和嵇氏辛威

賜姓普屯氏樊深賜姓萬紐于氏周搖賜姓車非

氏李楷賜姓獨孤氏郭衍賜姓羅氏侯瑱魏賜姓

侯伏氏周又賜姓賀屯氏是也

靜帝時詔各復本姓

其有倚爲腹

心者則賜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羅協皆

賜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譜分

爲帝系疎屬及賜姓三篇隋因之如楊義臣本姓

尉遲文帝因其父戰死乃賜姓楊編之屬籍唐初

亦用其制如羅藝高開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賜姓

李氏是也唐末賜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貞李順

節等皆附於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

金末亦多有賜姓者財力旣殫爵賞又濫不足以

繫人心故設此以勸功然其制亦不同有賜本國

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

舊作溫敦

包世顯包長壽

包疙疸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古論多隆烏舊名親令賜姓哈

薩喇氏舊作禾速嘉何定賜姓必喇氏舊作必蘭馬福德馬柏壽

賜姓瓜爾嘉氏舊作夾谷楊沃衍賜姓烏凌阿氏舊作烏林答資

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温撒氏是也其功多

或力大可恃以爲援者則竟賜以皇族之姓如郭

仲元郭阿憐李霆梁佐李咬住國用安張甫皆賜

姓完顏氏是也其附入屬籍之處又有差等以千

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者賜及

大功以上敗千人者賜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京師至通州插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守敬傳大

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

西折而南經盃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

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工旣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創至今爲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旣成玉陞兩階是此河實自玉始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爲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牐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卽玉遺蹟也蓋燕都自金宣宗遷汴後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來都之其間荒廢者已四五十年舊時河道久已湮沒守敬得其遺址而開濬之遂獨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為醜穢身為帝王採取美艷何求不

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為姦亂甚至殺其父殺

其夫而納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

三妃外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

殺者皆納其婦女曹王宗敏妻阿蘭舊名阿懶海陵叔母

也宗磐子阿固岱舊名阿虎送妻阿里庫舊名阿里虎從嫂也其

女重節則從侄女也宗本子薩爾拉舊名莎魯刺妻宗固

子呼喇勒舊名胡里刺妻和色哩舊名胡失來妻秉德弟嘉里舊名紉里

妻皆從嫂也壽甯縣主實庫舊名什古宗望女也靜樂縣

主布拉舊名蒲刺及錫納舊名習然宗弼女也實古爾舊名兒古宗雋

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呼舊名莎里古真及姊妹

伊都舊名餘都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鼎喇古舊名奈忽刺皇太

后表兄張定安妻也富爾和卓舊名薩魯古只麗妃妹也海

陵皆私之其納之宮中者則封為妃嬪在外則分

屬於諸妃位下出入鼎喇古出入元妃位富爾和

卓出入麗妃位蘇呼和卓伊都出入貴妃位寶庫

重節出入昭妃位布拉實古爾出入淑妃位錫納

夫素赫舊名稱喝蘇呼和卓夫蘇色舊名撒速皆為近侍每值宿

海陵謂之曰爾妻年少遇爾值宿不可令宿於家

每召入海陵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侍婢高實古

舊名高師姑膝上高實古曰天子何勞苦如是海陵曰我

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乃難得也蘇呼和

卓在外淫佚海陵責之曰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

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為太子

光英保母及邪律徹妻侯氏皆以入宮侍皇后而

姦之者也節度使烏達

舊名烏古帶

之妻定格

舊名定哥

與海陵

有私海陵卽位使定格殺其夫而納之者也秘書

監文之妻實格

舊名石哥

海陵使文出之而納於宮中者

也蕭拱妻色特爾

舊名擇特懶

之妹曰密呼

舊名彌勒

海陵使拱

迎之於汴既入宮非處女遂以疑殺拱而以拱妻

妻文既又以密呼之命召拱妻入宮而亂之者也

亦有先寵幸而後殺之者阿里庫既入海陵又私

其女重節阿里庫責重節遂縊殺阿里庫又蕭唐

古特

舊名堂古帶

妻扎巴

舊名察八

既入宮封昭媛時唐古特爲

護衛札巴使侍女遺以雜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

狗於宮每幸婦人則教坊奏樂撤帷帳或妃嬪列

坐率意亂之以爲笑樂幸室女不得遂則使元妃

以手左右之女使闢拉

舊名闢懶

有娠欲幸之則以麝香

水揉腹而墮其胎甚至徒單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與淫亂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增飾語言遂成弑逆之禍此皆載在后妃傳後者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毋乃穢史乎按本紀世宗嘗曰海陵以近習掌記注故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當訪求書之又賈益謙傳當時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遷故史官修實錄不免附會云然則金史所載皆世宗時編訂者也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海陵在位蓋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而更過之北齊書稱文宣狂暴嘗姦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彭城王浹母爾朱

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從則手刃之皇
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則以
鳴鏑射殺昂斯固已滅絕倫理然以海陵視之奚
啻十倍隋煬帝弑父殺兄弟海陵則弑君弑母殺
伯叔兄弟及宗室數百人煬帝猶不若是之慘也
然以其權譎剛厲之資智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
其時國運方強使僅守其故業雖淫恣亂倫或尙
不至隕踣正如齊顯祖強記威斷羣下不敢爲非
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者乃又大舉伐宋空其
國以爭人之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此所
以土崩瓦解自速滅亡也隋書記煬帝征高麗總
徵天下兵皆會涿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
萬嶺南排鑛手三萬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

兩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及
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役往來者亦常數十萬
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海口造船
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
四耕稼失時民不聊生於是天下大亂帝亦被害
於揚州而海陵之伐宋也盡起諸路招討司及明
安穆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雖親老丁多亦
不得留侍所造軍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
村落間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
不被累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死
者不絕於道所至芻粟無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
民間儲蓄尙多今禾稼滿野可就牧田中共調馬
五十六萬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爲差

富民有調至五六十匹者仍令養飼以俟由是盜賊並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海陵又惡聞盜賊言者輒罪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東海張旺徐元等反於南契丹伊喇幹罕舊名移剌窩幹等反於北曷蘇館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將三十二總管兵至瓜州爲其下所弑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旣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營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衆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金史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千載也

按石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之石無大小輒隨流去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好獵體重不能跨鞍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以大辟論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侯王九等發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以充之郡縣乘此奪人婦女九千餘人其子石宣又私令採亦及萬縊死者三千

餘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
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命子宣出獵建天子旌
旗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石虎升凌霄觀望之
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復何憂
宣校獵旣遍又令石韜出獵亦如之後宣殺韜
虎又殺宣極慘酷其子石世石沖石遵石鑿等
皆不得其死冉閔乘亂誅諸羯於是趙人悉入
城羯人悉出城閔下令趙人斬一羯文官進位
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羯人
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死凡二十餘萬亦有高鼻
多鬚而濫死者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
人皆自相殘害晉書載記此又隋煬帝金海陵以前之
最無道者也

金中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金初創業皆兄弟子侄出則領兵入則議國事爲相者多兼元帥其時樞密院雖主兵柄而節制仍屬尙書省

白華傳

如宗翰爲固倫貝勒

舊作國論勃極烈

兼都元帥

拜太保尙書令領三省事汴京初置行臺宗弼領行臺尙書省都元帥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尙書省治之宗弼兼統其事後入朝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見兵事皆宰相參決也及明昌以後則兵事惟樞密院主之而尙書省初不與聞蓋是時蒙古勃興北鄙騷動惟恐漏洩傳播故惟令樞密主之其後遂爲樞密院之專職而宰相皆不得預貞祐四年陳規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靈所係近詔軍旅之事專委樞密而

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也伏望戰守大計須省院同議楊雲翼亦奏尚書出政之地今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時軍事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白華傳天興元年始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按宋制邊事兵事亦樞密院專主富弼奏

請令宰相兼樞密乃從之見弼傳

憫忠寺故事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真宗計建道場於此及金大定間策試女直進士於此二事按道場建醮事具遼史金策試女直進士係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論試女直進士於憫忠寺寺有雙塔進士

入院之夜半聞東塔有音樂聲西入宮試官侍御
史完顏蒲捏等曰文路初開而有此兆得賢之徵
也中選者圖克坦銓舊名徒單等二十七人後多爲顯
官此載在金史選舉志今又得數事遼史興宗十
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帝與皇太后素服飯僧
於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
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
導以遊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於大延壽
寺欽宗館於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
至囚於憫忠寺明日殺之宋史謝枋得至燕寓憫
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
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憫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額爾古訥

乃舊名訛古

善馳驛日能行千里天會八年從

宗翰在燕聞余睹反宗翰令馳驛往探額爾古訥

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

本傳

避孔聖諱

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為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金末種人被害之慘

一代敝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於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明安穆昆

舊名猛安謀克

分領之使散處中原

世宗慮種人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為保聚其

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種人與漢民各

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

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所給田少不足養身家故無鬪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及宣宗貞祐間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爲血讐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云民間讐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絕不載此事僅於張萬公傳中略見

之則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僉軍之弊見劉祁歸潛志金制每有征伐輒下令僉軍民家有數丁者盡揀取無遺貞祐初有任子爲監當者正赴吏部選亦僉監官軍其人訴於宰相僕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備黃河修潼關又下令僉軍祈之父劉元規曾官戶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監察御史劉從益亦家居俱選爲千戶旣立部曲當以次相鈐束後亦罷之此可見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鶚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

為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

記月日亦先後差悞本紀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

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

命譯出名曰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遼金宋

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

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

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

今按金史世紀敘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敘字

端又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

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勅儒士編修國史五年以和禮霍孫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記政事滅宋後詔

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命邪律鑄監修成宗即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七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

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傳俾百工各上事蹟英宗時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修英宗實錄并具書倒刺沙款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

以上皆見本紀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即據以修輯此元史

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
歷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歷不設起居注獨中書
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
朝則國史院卽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
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
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爲信
史修元史者卽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
後卽有朱右作拾遺解縉作正誤而縉致董倫書
并有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
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縉所改
修者皆不傳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尙完整則
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
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伐皆記

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文用傳又拜任監

修國史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

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刺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

秃刺擒阿忽台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

益立命書之拜住傳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

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為一代宗工當時子孫

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每以

為恥燧傳袁桷在詞林凡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桷傳歐

陽元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為

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元傳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

世祖實錄李之紹馬紹李謙姚燧張九思張昇所修裕宗實錄張九思所修成宗實錄元明善程鉅

夫鄧文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蘇天爵所修仁宗實錄元明善廉惠山海

牙曹元用所修英宗實錄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實錄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

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所修寧宗實錄謝端所

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張起巖楊宗瑞揭傒斯呂

思誠貢師泰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

明初修史諸臣即抄撮成

書故諸列傳尙多老筆而無釀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覩記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爲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尙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疎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括耳

按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

濂王禕為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往北採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書成今按元史列傳三十一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邪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

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即珙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有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

卜酋長之名

成吉思起事慕蒙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

國此為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甯人

指出元史列傳第八之速不台卽第九之雪不
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
十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之石抹阿辛益可見
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隨得隨抄
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誤可知矣至
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元史闕
傳作邪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
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剪勝野聞謂元
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
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臣而仕於張
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旣滅伯琦
歸鄱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
駁正史者蓋一代修史時凡裨官叢說無不搜

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爲善終哉閱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按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釁此必元人藉口以爲兵端也元史李

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衆出奔宗賢
追及降之按金史洛陽旣破強伸復立軍府與元
兵力戰此卽所謂強元帥也然伸力戰被擒後北
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卽貸汝命伸不從持使北
向伸仍拗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
烈而元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
辛傳阿辛將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
籍振旅而歸按金史完顏賽不等傳汴京之圍哀
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卽還使碎不斛等卽速不台圍守
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
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
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阿辛傳
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山敗之

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台

傳又作唆伯台

圍汴

按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

舊名拖雷

傳三

峯山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敘於壬辰之前作辛卯

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

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為亂兵所殺宋

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

即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

諸郡降惟鎮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

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朮斬之按宋史洪福

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僮積功為鎮巢軍統制

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

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
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凜凜有生氣而元史
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
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珏走涪元帥張
德潤以舟師邀之珏遂降按宋史珏傳重慶陷珏
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
中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爲鐵木兒追
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
得不死欲何爲哉珏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珏亦未
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筆

至是應春子國賓詰闕訴冤詔以珏付國賓使復父讐珏時在京北聞之自經死此另是一說然亦
可見珏之夫降也如已降則已爲元臣梅國賓敢請得而甘心乎按宋史張珏傳珏遣趙安破瀘州
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蓋本末
將降元守瀘州而爲珏所殺者

金史當參觀元史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析處其敘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隱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舊名拖雷後追諡睿宗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金史亦不著拖雷名既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留大將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金史圍汴之將但有碎不特而塔察兒等俱不著是冬哀

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斫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僞與蒙古將忒木礙相約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掣直脂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岐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卽北還留睿宗

圖類

總兵圍汴按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

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
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
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
未嘗留圍汴京也天澤傳誤 鄭鼎傳鼎從憲宗

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

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按本紀憲宗二年命皇

弟呼必賚

卽世祖舊名忽必烈

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還朝是征

大理者世祖而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將伐

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

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按

鼎傳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是時尚未登極而世

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豈世祖未征之

前憲宗先已征之卽位後又命世祖往征耶然憲

宗本紀所敘未即位之前如征欽察征俄羅斯舊名幹羅

思等戰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豈不敘及乃

憲紀竝無一字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亦無遣莽

賚叩即憲宗舊名蒙哥征大理之事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

征大理而以爲憲宗者誤薛塔刺海傳憲宗八

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崕明年憲宗崩於釣魚

山按憲宗親攻釣魚山時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

鄂未嘗在釣魚山也薛塔刺海傳誤按塔哈傳

舊名阿塔海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按塔哈

輝圖舊名懷都擊之斬彥按輝圖傳謂殿帥張彥安撫劉

師勇攻呂城輝圖與戰擒張殿帥呼喇珠傳舊名忽刺

亦謂張殿帥攻呂城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宋史

張彥被擒後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是張彥

未嘗被殺也按塔哈傳誤

托歡傳

舊名脫歡

進兵蘇州

與宋軍戰擒柳奉使按伯顏傳

今名巴延

既克常州師至

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請修歲幣

是岳本奉使來也且兵至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

王矩之卽以城降竝無交戰之事托歡傳誤

董

文炳傳宋將張世傑焦山戰敗走入海文炳舟小

不能入海乃還按世傑戰敗奔據圖山後由海道

追二王於浙東事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非由焦

山卽入海也文炳戰勝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澈

浦華亭亦未因舟小而罷行董文炳傳誤

唆都

傳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爲建康安撫使攻平

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伯顏於臯亭山按伯顏

傳是時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廣德進董文炳以舟

師沿海進伯顏爲中道由鎮江進先屠常州以次
下平江嘉興方至杭州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
嘉興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亦誤又唆都
傳至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戰死之而亦里
迷失傳云從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牙唆都征占城戰失利
唆都死焉則唆都又似死於占城者考之占城傳
二十一年三月唆都已自占城領兵回則其死在
交趾無疑亦里迷失傳誤囊加歹傳伯顏大軍
至建康帝召囊加歹赴闕面陳形勢遣還諭旨於
伯顏謂北邊未靖勿輕入敵境而大軍已入平江
矣按伯顏傳軍至建康有詔時方暑且緩進兵伯
顏以機不可失親赴闕面陳八月還軍十一月進
兵屠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統王邦傑等出降乃

遣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是伯顏赴闕
面奏已定進兵之計南還卽率兵直進囊加歹久
在軍中何得至平江時尙有旨遣之來止兵耶囊
加歹傳誤

又圖類傳圖類攻金欲假道於宋由蜀渡漢江
繞出唐鄧以趨汴先遣搠不罕使宋宋人殺之
圖類怒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陷閬
州過南鄭遂由金入房乘騎浮渡漢水而北是
圖類之經宋境由力戰而入也而按竺邇傳圖
類由山南入金境按竺邇爲先鋒趣散關宋人
已燒絕棧道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邇
假道於如淵曰宋金世讐今欲假道南鄭由唐
鄧以滅金豈獨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

兵壓境勢不徒還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
抵鄧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卽使人導之未嘗
戰也二傳殊不相合今按金史內族訛可傳元
兵謀取宋武休關先破鳳翔圖類分兵入散關
屠洋州開生山截焦岷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
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開魚鼈山作筏
渡嘉陵江趨葭萌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
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
入據此則圖類兵原分兩路其力戰於沔州等
處者西軍也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鬪者東軍也
兩傳各記所記所以不同歟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此本紀體也至列

傳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爲詳略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惟元史則不然中統以前未有年號則以甲乙紀歲如張榮傳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將軍之類是也中統以後則以年號紀歲如阿八赤傳至元十八年開運河二十一年調征東招討使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之類是也他如阿刺罕傳土土哈傳苦徹八都魯傳忽蘭吉傳賈塔刺渾傳也蒲卜紺傳趙阿哥潘傳純只海傳塔不己而傳直脫而傳忽刺赤傳達理麻達識傳邪律鑄傳暢師文傳張炤傳莫不皆然并有以月記者如張榮傳癸卯三月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戊申九月拒宋師於均州阿塔海傳至元九年五月霖雨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十二

年十二月師次建康之類是也更有以日記者如

伯顏

鄂巴延

傳敘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十月戊午

斬郢將趙文義擒范興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
降守將王虎臣等不應遂攻獲之丙寅次新城丁
丑呂文煥至城下招降中飛矢奔還戊辰黃順降
己巳任寧降十一月丙戌次復州乙未次蔡店丁
酉往漢口觀形勢十二月丙戌次漢口辛亥自漢
口開壩入淪河壬子戰艦畢至癸丑遣人招陽邏
堡不應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潛令阿朮從上流
渡江丙辰阿朮遣人報捷丁巳登武磯山己未次
鄂州庚申張晏然等降是也敘十三年取臨安降
宋主之事正月己巳次嘉興癸酉宋以宰臣陳宜
中書來乙亥宜中又遣使來辛巳軍至崇德壬午

次長安鎮癸未進軍臨平甲申次臯亭山乙酉至
臨安聞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軍士毋入城
丁亥遣人慰諭謝太后戊子文天祥等來見己丑
駐湖州市庚寅觀潮於浙江辛卯張宏範等以宋
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徇未下州郡辛丑宋主率
百官拜表降是也又燕鐵木兒傳敘其拒戰上都
兵之事亦以日記此雖近於記功簿籍如李孟所
謂謄寫吏牘者李孟見揭傒斯所撰功臣傳曰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謄寫吏牘耳然記事詳贍使
後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筆馳騁
見長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而但以一二數記者
如日本傳至元十八年征日本六月入海七月
至平壺島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擇舟

之堅好者遁歸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七日日
本人來盡殺之不殺者虜爲奴占城傳至元二
十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發舟十七日整兵
進十九日國主遣使來降二十日兵至大洲二
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國主僞歸欵而遁以
及瓜哇等傳皆然此雖非古法亦較直捷

此篇人名俱照舊史

緣四庫書新改本不易借觀也

元史迴護處

元史亦多迴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爲之著其善
而諱其惡也蓋元時所纂功臣等傳本已如此而
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

舊名阿里海牙

歷敘

其戡定湖廣之功而占降民爲私戶及征占城失
利等事則概不敘入其破潭州也則曰諸將請屠

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乃止及其破靜江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屠既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真所謂曲為之說者又崔彧奏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孫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舊名阿合馬宜罷職阿

爾哈雅傳亦不載博果密傳舊名不忽木土土哈求欽察

之為人奴者增其軍而多取良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士土哈遂誣奏遇幾得罪賴博果密救之而土土哈傳但云欽察之自叛所來歸者及散處安西郡王部下者俱令土土哈統之而不言擾及平民之事張柔從攻金蔡州中流矢宋將孟珙救

之挾柔以出事見宋史孟珙傳而柔傳不載嚴實

自請攻衛州與金伊喇富阿舊名移刺蒲阿遇於南門適合

達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為所執史天倪率壯士伏

於延津截其歸路實乃得脫歸事見史天倪傳而

嚴實傳竟不載泰定帝既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

之力入京即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

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

宗為皇太子皇太子出迎明宗於翁果察圖舊名王察爾

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

弒逆也續綱目引胡粹中曰聞之故老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而明宗左右不為禮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挂文宗上馬南馳

此蓋當時實事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

害之迹并稱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

后命奉皇帝寶授皇太子登極竟似授受得其正

者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

長子托歡特穆爾

即順帝舊名妥歡帖穆爾

於廣西雅克特穆爾以

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故遲留數月

不立於是明宗被害之實至此始一見全部元史

只此一二語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順帝

至元六年追廢文宗廟主之詔謂文宗躬迓之際

與伊魯布哈

舊名月魯不花

阿哩雅

舊名也里牙

呼棟阿

舊名明里董阿

謀為

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迹

又不以坐雅克特穆爾之罪非本傳中實與謀逆

一語雅克特穆爾不且漏網乎北魏書體例凡弒

逆之事雖本紀只書暴崩二字而散見於各傳者

必詳茲何以諱之太深乎許有壬因詔罷科舉力

爭以為不當罷不聽明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

以折之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爲大恥此事詳於徹里帖木兒傳而有壬傳不載蘇天爵傳後至元二年朝廷庶務多所更張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按順帝在位惟耽樂之從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讜語也凡此蓋皆舊史原文所謂詳於紀善略於懲惡者惟葉李傳敘其立朝建白居然一代正人而傳末特載李淦劾其黨附桑哥一疏謂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而不知葉李薦用桑哥之罪此則善惡兩不相掩所謂存是非之公者又舒穆魯宜孫傳舊名石抹宜孫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爲經歷又辟胡深葉琛章溢參其軍謀按宋濂等修史時劉基等方同在朝而其先仕於元之處直書不諱此亦爲直筆

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其餘則每戰輒敗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饒風關渡漢江而北金完顏合達與移刺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却二相合達蒲阿輒以大捷告其實虛張捷報竝非實事云然據蒲阿傳敘此事謂戰三交北兵少退向蒲阿後突之為蒲察定住所卻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欲斬英英復督兵力戰北兵卻又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卻之北兵即回陣南向來路是此戰亦實有却敵之功不得謂全虛也元史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人戰禹山佯北以誘之佯北者蓋即金史所謂北兵小卻也拖

雷傳又云攻鄧州不下遂引而北別以三千騎
命扎刺率之爲殿大霧迷失道爲金人所襲殺
傷相當拖雷以扎刺失律罷之是蒙古軍亦未
嘗無敗劔之處而金史反謂合達等虛張捷報
此則元人修金史爲本朝迴護也及明修元史
則記載具在是以據實書之耳

元史附傳有得失

按竺邇傳先世居雲中父黜公爲金羣牧使驅馬
歸太祖終其官按竺邇幼孤育於外祖尤要甲家
訛言爲趙因姓趙氏是旣詳其家世矣則其孫趙
世延傳可不必再敘乃又云曾祖黜公爲金羣牧
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

是黜公之死係殉節
又與按竺邇傳異

按竺邇

幼育於外大父尤要甲訛爲趙家因氏爲趙焉蓋

祖孫二人本各有一傳修史者竝收之而不及刪
 其複處也月乃合傳其曾祖仕金爲馬步軍指揮
 以官爲氏因姓馬氏其傳末云曾孫祖常博學能
 文鄉會試皆舉首由翰林拜監察御史直言忤上
 官去數年起爲翰林待制遷御史中丞卒諡文貞
 是祖常全傳已附於其祖傳內乃馬祖常又另有
 傳則月乃合傳後此段文字卽應刪却而又仍之
 又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忽刺出而忽刺出又
 有傳杭忽思傳旣詳載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
 又有傳牀兀兒封句容郡王武宗紀旣以此事繫
 於至大三年仁宗紀延祐三年又載此事可見修
 史者之不暇彼此訂正也惟兀良合台傳詳載其
 子阿朮從征雲南交趾等功而阿朮又另有傳則

專敘其滅宋勲績一則代父立功一則爲國出力固不嫌其兩傳也又察罕帖木兒傳後附其子擴廓帖木兒傳擴廓在明史入羣雄中而其人究爲元季一大關係之人不得因其應入明史遂不爲立傳而係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傳故以其元季事迹附傳於父之後而他日與明爭戰之事則不書此最爲位置得宜也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夏金宋皆滅於蒙古夏無史金宋二史皆有忠義傳載末造抗節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對尙有未備者今爲摘出觀者可以覽焉

李恆傳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

之子也城陷不屈死

李恆卽其孫

郭寶玉傳從攻西夏斬夏將佐里

穆呼哩傳

舊名尤華黎

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至

穆呼哩欲降之張厲聲曰我受金朝恩二十餘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諸將怒其不

屈竟殺之

史樞傳鐵槍者名資祿

黑馬傳金武仙據真定黑馬從孛魯討之金將忽察虎以兵來援爲黑馬所殺

德海傳攻金鄭州殺金將左崇

按竺邇傳金亡後金將郭斌尙保金蘭定會四州按竺邇圍之食盡城陷兵入城斌手劒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止此一兒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

史天倪傳金完顏合達陷於蒙古遂降之已而與監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天倪來追殺守約

張榮傳榮攻金沛縣將唆蛾侯來擣營榮追殺之

趙宏偉傳金亡有總管王昌張雲又起兵宏偉夜襲雲斬其首

紐璘傳宋將蒲擇之來攻成都紐璘敗之於靈

泉山擒宋將韓師勇斬之

亦見石抹按只傳

憲宗本紀帝攻蜀苦竹隘守將楊立出戰兵敗

被殺先渡馬湖獲宋將張實實遁既克苦竹隘

獲實支解之進攻鵝頂堡守將王佐死之并誅

佐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張德潤攻拔禮義城

殺宋宣撫使張資

楊大淵楊文安二傳記擒殺宋將尤多大淵傳
攻禮義城獲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攻通州
獲統制白繼源戰巴渠獲知軍范燮統制魏興
路分黃迪節幹陳子潤後諜知宋總統祁昌由
間道運糧來乃率兵襲之擒祁昌

楊文安傳得漢城之戰擒宋將陳亮攻開達擒
統制張剛總管伏林方富攻金川擒路鈐趙貴
等略開州獲統制陳德副將劉安仁掠達州擒
其將蒲德范伸王德解明周德新王遷王仁袁
宜何世賢楊普時仲陳俊滿桂王順王道張俊
楊桂蔡雲龍李佺李德孫聰張順李貴雍德吳
金王元閻國寶張應庚秦興祖譚友孫葉勝鄭

桂莊俊嚴貴竇世忠趙興孫德柳榮趙威趙章
韓明王慶攻梁山擒部轄景福攻小江口擒總
管李臯花茂實薛忠攻紹慶擒守將鮮龍以上
諸被擒者其生死尙無明文至如文安之攻奪
金州殺其將梁富襲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崕死
宋兵來救又殺其將張德攻梁山殺守將王智
攻萬州殺守將何威又萬州守將上官夔拒守
甚力文安諭降不聽踰月拔其外城夔猶不屈
文安盡銳攻城破之夔巷戰而死宋六郡鎮撫
使馬堃守咸淳文安與之同鄉諭降不從乃力
攻斬關入堃巷戰死此十數將則皆顯然盡力

戰守被殺者

宋史無傳以上皆蜀將

按竺邇傳攻文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謀知城

中無井乃奪其汲道攻陷其城祿死之

按宋史忠義傳有文州守劉銳

當卽是此人傳聞而誤其名耳

張庭瑞傳宋兵圍虎嘯山庭瑞出擊殺其統制

欒俊雍貴胡世雄等

伯顏傳元兵自郢順流而下郢將趙文義范興

來追伯顏手殺文義又擒興殺之至沙洋以文

義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攻獲之并殺二

將又破陽邏堡斬其將王達旣克臨安以獨松

關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

李恆傳攻陽邏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拒恆射

殺松

阿塔赤傳宋馮都統自真州率兵二千船百艘

來襲瓜洲爲阿塔赤所敗馮都統赴水死

阿剌罕傳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擇斬其步帥觀
察使高世達生擒與擇斬之

宋史與擇
有傳餘缺

阿里海牙傳破瓊州執安撫使趙與珞冉安國

黃之紀皆裂殺之

宋史與珞
有傳餘缺

唆都傳攻興化獲宋將陳瓚支解之

懷都傳攻樊城斬宋將韓撥發蔡路鈐

不著其名

昂吉兒傳文天祥起兵舒民張德興應之昂吉
兒討殺德興又趙孟滌亦同起兵兵敗被殺

烏古孫澤傳文天祥開府南劍守臣張清同起
事澤八戰殺清

趙宏偉傳天祥使羅開禮葉良臣謀復臨江宏
偉斬良臣俘開禮

高興傳取婺州擒宋將章煇斬之

朱國寶傳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將李信李發據險固守國寶擊擒之張世傑挾二王入廣南恩新州人何華張翼起兵興復國寶擊殺二將世祖紀至元十五年禿滿荅兒等攻克瀘州斬宋將王世昌李都統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攻涪州斬宋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遇春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周隆賀十二被殺烈良等逃入蠻洞元兵襲之二人皆戰死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兒傳憲宗以其生前多所殺及卒人多騰謗言特降詔於其子今載傳中乃全用尙書體竟與宇文周詔書相似此當時繙譯者之有意潤色

以爲典冊高文也及泰定帝登極一詔則所譯全是俗語無異村婦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潤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政體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畫一

宋史兀良合斛元史本紀作兀良合帶本傳作兀良合台阿海傳又作兀良合歹金史完顏合達元史雪不台傳作合韃韃郭德海傳作哈達李冶傳又作合答金史移剌蒲阿元史塔思傳作蒲瓦德海傳又作蒲兀金史完顏訛可獲賊輒以火燒之人呼爲草火訛可元史塔思傳作完顏火燎金史白撒元史郭侃傳作伯撒金史完顏承暉元史本紀作完顏福興以承暉本名福興也邪律楚材及石抹明安傳又作復興此以金宋二史核對而不

相符者也修元史時宋遼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
 互訂已見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岐互者速不台
 已作雪不台分爲兩傳而按扎兒傳又作唆伯台
 帝師八思巴有本傳而本紀及阿尼哥傳作八合
 思八薩理傳又作八哈思巴和禮霍孫有本傳而
 劉正傳作火魯霍孫昂吉兒傳又作和魯火孫塔
 察兒有本傳而苦徹傳作塔塔兒肖乃台有本傳
 而史天澤傳作笑乃斛王玉傳又作笑乃帶宗王
 拔都罕見本紀而忙哥撒兒傳作八都罕一班珠
 尼河也見本紀雪不台傳作班朱泥河速哥傳又作班
 尤居河麥里傳又作班真河邪律阿海傳又作辨
 屯河一篤列河也見雪不台傳速不台傳又作秃刺河又
 拔都者勇士之稱即今所謂巴圖魯也而史天澤

趙阿哥潘傳作拔都拜延傳作八都魯苦徹及阿
朮魯傳作拔都兒劉國傑傳又作霸都又羅鬼女
子蛇節反見劉國傑傳而楊賽因不花傳又作折
節雖蒙古語本無正字亦何至一書之中歧互若
此蓋當時各家碑志之類各譯漢字入文爲國史
院所收錄明初修史時卽據其成文編入不復彼
此互訂以歸畫一亦可見其草率從事也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
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
者益難識別今就紀傳所載可以註釋者列之

達魯花赤

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職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此官太祖時授扎八兒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木華黎以谷里夾打

爲元帥達魯花赤又帖木兒補化爲鞏昌都總帥達魯花赤世祖以別的因爲屯田府達魯花赤庵木海爲隨路砲手達魯花赤多蒙古人爲之漢人亦有官此者劉好禮爲承熙路達魯花

赤張炤為鎮江路達魯花赤張君佐為黃州達魯花赤張賈亨為處州達魯花赤

見闕闕不花傳 **扎魯忽赤** 本紀太祖開創之初置此官位在百司三公上猶漢之大將軍也亦名斷事官得專生殺故最尊見忙哥撒兒及布魯海牙傳

亦作扎魯火赤見亦力撒合及唐仁祖傳宗人府又有也可撒魯火赤見朵爾直班傳又布智兒為大都行天下也可扎魯忽赤亦作扎魯花赤見昔班傳 **火兒赤**

佩纓鞭侍左右者見塔察兒及徹里傳又察罕傳謂掌服御事者阿刺罕傳作火而赤 **寶兒赤** 者燕不花在英宗時為進酒寶兒赤見本傳而阿刺罕傳作博

而赤闕里吉思 **必闕赤** 知書通文義者見立智理威傳 **賽典赤** 貴族也見贍思丁傳 **默爾傑** 善射者見忙哥撒兒傳

者見忙哥撒兒傳 **秃魯花** 太祖立質子軍號秃魯花見拜延傳 **哈刺赤** 世祖以哈班察善搦馬乳色清味美因目其屬曰哈刺赤後其

子土土哈請以所統哈刺赤屯田畿內遂成軍名又塔海當世祖時充哈刺赤 **奧魯赤** 察罕為奧魯千戶與合必赤

軍名完者拔都領丞相伯顏帳前合必赤軍 **扎刺兒台** 脫脫傳世祖曰扎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蓋亦貴族如怯薛之類 **速古**

兒赤 掌服御事者見亦力撒合傳傳羅普化為宿衛 **舍兒別赤** 伯都傳舍兒別赤蓋亦軍 **温都赤** 韃羅思傳其孫直宿衛為温都赤 **怯里馬赤** 見星吉傳其祖父世事太祖

名 **昔寶赤** 亦軍名阿沙不花傳以千戶帥昔寶赤軍從征乃顏又請以帷臺嶺隙地為昔寶赤牧地 **玉典赤** 蓋執役之賤者許有壬言今玉

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何獨於舉子吝之口兒吉之父由玉典赤改為千戶領阿速軍見徹里帖木兒傳又見百官志係中書省掾吏 **貴赤** 世祖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

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 **怯里馬赤** 中書省掾屬見百官志 **充貴赤** 見明安傳

金義宗

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羣臣哭臨畢卽諡曰哀宗是日金亡竝未別加諡號而元史雪不台傳大兵攻汴金義宗走衛州又走歸德走蔡州又槩直脂魯華傳金義宗在汴勢力窮蹙出奔槩吉思魯華追躡之遂據衛州金義宗自黃陵岡謀復衛不克義宗奔歸德又闕闕不花傳攻壽州以書喻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綵輿舁金公主送款公主者義宗之姑也云云是金哀宗又有義宗之諡矣考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

據成都起事也寶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

稱也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

以金為號按金志太祖以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

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

文義為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

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

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

詔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為言蕩也虞之

為言樂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

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

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

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

取易經乾元之義云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

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爲蕩虞之爲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尙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戩

舊名真金

詔曰太祖皇帝遺訓嫡

子中有能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爲帝自後因不顯立冢嫡遂啓爭端今以爾爲皇太子特賜冊命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祖崩後太宗雖統兵在萬里外而母弟圖類

舊名拖雷

監國

幾及一年俟太宗歸卽位宗親將相皆無異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瑪察氏

舊名乃馬真氏

稱制立己子庫裕克

舊名貴由

爲帝是爲定宗定宗崩無君者且三年大臣烏

蘭哈達

舊名兀良合台

等定議立太宗從子莽賚扣

舊名蒙哥

爲帝

是為憲宗是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

本紀諸王

巴圖穆格等議立莽賽扣定宗后遣人來言曰昔太宗欲以皇孫賽勒們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欲議他屬置實勒們何地穆格曰太宗崩尼瑪察皇后立定宗已違太宗命矣今尚誰咎烏蘭哈

達曰巴圖之言是也莽賽扣聽明睿智宜為君議遂定又孟克薩喇傳先是太宗在帳殿莽賽扣侍側太宗撫之曰是可為君又一日以特按豹皇孫實勒們曰犢將安養太宗以為有仁心亦曰是可

為君至是諸王議立憲宗或以實勒們為言孟克薩喇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何以不言今諸王等亦遵先帝遺言也由是憲宗之位遂定按巴圖穆格舊名拔都木哥實勒們舊名失烈門

孟克薩喇舊名忙哥撒兒此已啓大臣擁立之端世祖有鑒於此故

預立珍戩為皇太子其後珍戩早薨未及即位世

祖崩後成宗珍戩子特穆爾舊史名鐵木耳方撫軍北邊以長幼而論則

母兄晉王噶瑪拉舊名甘麻刺當立而伊實特穆爾舊名玉昔帖木兒

以成宗在軍時世祖曾以皇太子舊璽付之遂告

晉王曰昔儲闈之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長奚俟

而不言晉王乃曰黃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成

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成

宗崩太子德壽先卒丞相阿固岱舊名阿忽台等欲奉皇

珍傲宋版

后稱制以諸王阿南達舊名阿難答輔之丞相哈刺哈斯

舊名哈刺哈孫則以武宗仁宗皆珍馘之孫理宜繼統而武

宗方撫軍北邊仁宗亦在懷州乃先迎仁宗入京

誅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

繼御極皆哈刺哈斯之力也仁宗既為帝立子英

宗為皇太子故英宗繼立之際朝臣亦無異言迨

英宗為特克實舊名鐵失所弒特克實即遣使迎泰定帝

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泰定帝

崩於上都丞相都爾蘇舊名倒刺沙立其皇太子喇寶晉

巴舊名阿速吉八為皇帝固亦父子相傳之正理而樞密使

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私念武宗舊恩欲立其子明宗

文宗時明宗遠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

宗入即位其時上都諸王方舉兵入討雅克特穆

爾力戰勝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歸雅克特
穆爾又害之於途文宗旋復為帝是文宗之立由
雅克特穆爾之力也厥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
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

即順帝

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爾不願遂不得立

迨雅克特穆爾死始立焉倘不死則順帝之立不
立尙未可知也是則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
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
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
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
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踈屬庶孽如額呼布
格舊名阿里不哥阿南達等從旁窺伺然一二大臣定議卒
歸於應立之人蓋開國之初風氣淳古宗親將帥

推戴咸出於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弑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可爲後世鑒也昔唐代宦官權重故穆宗以後立君多由宦寺元則大臣權重故立君多由權臣元史宦官傳序謂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竊權此固一代良法而豈知大臣權力過甚又足爲亂階其禍較宦官更烈哉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西峯談話謂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正

后必鴻吉哩氏

舊作宏吉刺氏

太祖時以其佐命功多約世

世爲婚姻猶遼代之於蕭氏也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明朝仿之雖不並

稱皇后而選一后必並立三宮異日雖或別立皇

貴妃而初選之東西二宮其尊如故云按元代每

朝稱皇后者實不止三宮有至七八人數十人者

今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朝稱皇后者共二十三人

曰布爾特格勒津舊名索兒台旭真曰和拉袞舊名忽魯曰果勒濟

雅坦舊名闊里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曰特默倫舊名帖木倫曰額琳

沁巴勒舊名亦憐真八刺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不顏渾禿此七位為大鄂

爾多舊作幹耳朵言大行帳所在也遼制天子所居置宮衛前則徙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曰幹魯朵元之幹耳朵蓋即遼之遺制也曰呼蘭舊名忽蘭曰

哈勒巴津舊名哈兒八真曰伊實琳沁舊名亦乞刺真曰托歡徹爾舊名脫忽

茶兒此四位第二鄂爾多曰伊蘇舊名也速曰和拉哈刺舊名忽都

哈喇曰阿齊蘭舊名阿失倫曰圖勒古爾舊名禿兒哈刺曰徹爾舊名察兒曰

阿實克默色舊名阿昔迷失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此七位

為第三鄂爾多曰伊蘇肯舊名也速干曰琿塔噶舊名忽答罕曰

哈達舊名哈答曰鄂勒哲和斯舊名幹者忽思曰雅爾舊名燕里此五位為

第四鄂爾多金宣宗請和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太

祖是為公主皇后見金史此又一后也太宗朝稱皇后

者有巴喇噶沁皇后舊名字刺合真昂輝二皇后舊名昂灰克勒奇

庫塔納三皇后舊名乞里吉思帖尼又有塔納奇納六皇后舊名禿級奇納

定宗皇后惟烏拉海額實舊名幹兀立海迷失一人憲宗朝稱皇

后者五人曰呼爾察舊名火里差曰呼圖克舊名忽台曰約索爾

曰楚巴舊名出卑曰莽賚呼圖克舊名明里忽都魯世祖朝稱皇

后者八人曰圖古哩克大皇后舊名帖古倫為大鄂爾多

次曰徹伯爾舊名察必曰諾爾布舊名南必為第二鄂爾多曰塔

喇海舊名塔海曰諾木歡舊名奴罕為第三鄂爾多曰巴延烏真

兀真舊名伯真曰庫庫倫舊名闊闊倫為第四鄂爾多又有蘇哈達

實皇后舊名速哥答恩後常世守世祖之鄂爾多者成宗朝

稱皇后者曰布爾罕

舊名卜魯罕

曰克勒奇庫塔納

舊名乞里吉忽帖尼

其元妃實里達嚨

舊名失憐荅里

以早薨故不稱后至大中

始追諡武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珍格

舊名真哥

曰蘇喀

實哩

舊名速哥失里

曰鄂勒哲

舊名完者歹

其明宗母伊奇哩氏

舊作亦乞

烈氏

文宗母唐古氏

舊作唐兀氏

本皆妃子不稱后後因子

為帝始追諡仁宗朝稱皇后者二人曰阿南達實

哩曰達爾瑪實哩

舊名答里麻失里

英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

蘇喀巴拉

舊名速哥八刺

曰雅本呼圖克魯

舊名牙八忽都魯

曰多爾濟

巴勒

舊名宋兒只班

泰定帝朝稱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

舊名八不罕

曰額琳沁巴勒

舊名亦憐真八刺

曰呼喇

舊名忽刺

曰伊蘇

舊名也速

曰

薩都巴拉

舊名撒答八刺

曰布延庫哩頁額實

舊名卜顏怯里迷失

曰實喇

特穆爾

舊名失里帖木兒

曰塔納

舊名鐵你

曰巴罕

舊名必罕

曰蘇喀達喇

舊名速哥

答里

明宗朝稱皇后者七人曰溫綽歡

舊名按出罕

曰伊埒

實克舊名月魯沙曰布顏呼圖舊名不顏忽都曰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曰

伊蘇舊名野蘇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文宗朝皇后惟布達實哩

舊名卜答失里一人甯宗皇后惟塔哩雅圖默色舊名答里也忒迷失順帝

朝稱皇后者曰喇特納實哩舊名納答失里曰巴延呼圖克

舊名伯顏忽都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高麗人奇氏可見元代每帝皇

后本無定數西峯所云三宮之制猶未為得實也

然細考元史及經世大典諸書則並稱皇后中嫡

庶仍自有別如太祖之布爾特格勒津則稱大皇

后太宗之巴喇噶沁則稱正宮皇后世祖之圖古

哩克亦稱大皇后順帝之巴顏呼圖克皇后死奇

皇后見其衣服敝陋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御如

此又至正二十五年詔立次皇后奇氏為皇后改

奇氏為肅良合氏又別的因傳幼從祖母康里氏

在三皇后宮是同稱皇后又有正宮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宮皇后必有冊寶其餘則無元史表志后妃傳可證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古來儲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

必繼體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卓沁太

子

舊名尤赤

次察罕台太子

舊名察罕

次太宗皇帝次圖類

舊名拖雷即睿宗也

次五烏拉齊

舊名兀魯赤

無嗣次六科爾戩太子

舊名闊烈堅

太

宗七子長定宗次庫騰太子

舊名闊端

次庫春太子

舊名闊出

其

餘俱稱大王定宗三子惟諾果

舊名腦忽

稱太子餘稱大

王世祖立珍戩

舊名真金

爲皇太子餘俱稱王泰定帝四

子皇太子阿爾濟雅巴

舊名阿里吉八

之外又有錫錫太子

舊名小薛

允丹藏布太子

舊名允丹藏卜

文宗三子皇太子喇特納

達喇之外舊名阿刺忒荅刺餘為雅克特古斯太子舊名燕帖古思太平

訥太子更以諸傳考之艾穆傳從四太子南伐謂

圖類也按扎兒傳帝率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謂

圖類也高諾爾傳舊名高開兒從庫春舊名闊出太子出征其子

元長又從太子托歡舊名脫歡征交趾蘇克舊名速哥傳其子長

罕玉呂從兀魯赤太子出征脫忽憐傳從噶瑪拉

太子舊名甘麻刺征海都諸所謂太子者皆非儲君也可

見是時皇子通稱太子更以表傳參證之大概國

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冢嫡亦稱太子其餘則

稱王中葉以後則非正宮所生亦稱太子而命為

繼體者則稱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

俗淳樸無中國繁文也莽賚扣殂於蜀舊名蒙哥郝經上

世祖書謂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

宜迎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蒙哥即憲宗也其時

尚未有諡號故臣下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

后既崩者未有諡號猶各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為

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遼魯曾傳時以武宗皇后珍

格舊名真哥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魯曾曰珍格

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安得不為立主配食是

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真金順

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戩按北俗本無諱名之尤覺太無忌諱

例遼興宗時蕭罕嘉努疏言太祖之考夷離婁至今猶以名呼於是始追尊元德二祖蓋北俗淳朴本不諱名也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太祖太宗征討諸國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鎮

之亦有封及駙馬者如太祖子卓沁尤赤分封西北

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

至又賜按陳以可木兒温都兒等地賜火忽以哈

老温等地憲宗之立諸王來會者西方有伯爾克

托噶特穆爾兒哥脫哈帖木兒等舊作別兒哥脫東方有

伊克托歡伊遜克阿齊台塔齊爾伯勒格台等舊作

脫忽亦孫哥按只帶塔察兒別里古帶皆太祖太宗子孫分封於外者也憲宗

又分遷諸王於各部如格丹舊名合丹分於巴實伯里舊名別石

八里舊名默埒蔑里舊名分於雅爾達實河舊作葉兒的實河海都分於哈里

雅爾舊作海押立伯爾克舊名別兒哥分於庫爾哲舊作曲兒只托克托

舊名脫脫分於額密埒舊作密立此皆見於元史者而明史外國

傳又記哈密則威武王納忽里封地也西甯則駙

馬章古封地也哈梅里則諸王納失里封地也撒

馬兒罕則駙馬帖木兒封地也別失八里則諸王合丹封地也蓋其宗親已徧於朔漠矣及取中原後諸王之分封於外者又各予以內地分邑如漢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賦曰五戶絲每五戶出絲一

片以供其俸先是太祖欲以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耶律楚材以爲不便乃命各位下止設達魯

噶齊

舊作達魯花赤謂掌印官也

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稅以給之其

後世祖平宋後亦仿此例以給諸王如安遠王分邑隸建寧者七縣隸汀州者三縣聽其自置達魯

噶齊是也

成宗賜晉王也孫鐵木兒南鄭縣六萬五千戶世祖諸王子也先鐵木兒詔安縣脫歡之子不荅失里寧德縣忽都魯之子南安縣愛牙赤之子光澤縣各一

萬三千六百有四戶又賜湘寧王迭里哥兒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而諸王分地則以流官爲達魯噶齊各位所置者爲副

海都封於哈里雅

爾而內地亦有食邑海都叛後不復給海都死其子察八兒窮蹙來降世祖先有旨諸王皆太祖子

孫其分地應得之五戶絲藏之俟彼來降賜之至是仍以賜察八兒元之待宗親可謂厚矣明史謂元太祖平西域封子弟爲王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其子孫散布於西北者甚多故中原雖失而塞外苗裔仍不絕此一代封建之制所以爲後嗣計者至深遠也

元代叛王

元封諸王於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據地叛亂者其見於本紀者世祖時諸王乃顏反帝自將討擒之已而其黨哈丹禿魯又叛再出師敗之而諸王中有海都者尤強盛屢稱兵內犯詔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不鎮北邊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抱安童脅宗王以叛帝命伯顏討之雖敗

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命皇子鎮北邊以備之
成宗及晉王武宗爲皇子時皆守邊十餘年未嘗
帖服也此外見於各列傳者土土哈傳有叛王脫
脫木失烈吉及鐵哥皆爲土土哈所敗又擒叛王
哈兒魯誅叛王兀塔海又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
魯灰之地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又阿沙不花
傳有叛王納牙等爲阿沙不花所敗伯顏傳有諸
王明里鐵木兒從海都叛伯顏以書喻之明里鐵
木兒感泣來歸阿朮傳有叛王昔刺木爲阿朮所
敗阿刺罕傳有世祖母弟阿里不哥搆兵塔出傳
有叛王曲迭兒爲塔出所敗暗伯傳有叛王哈魯
爲暗伯所擒昔班傳有火和大王叛爲昔班所敗
玉哇失傳有諸王和林及失刺等叛麥里傳有諸

王霍忽叛掠河西麥里擊敗之忽林出傳有叛王
幹羅斯等爲忽林出所敗失刺拔都兒傳有叛王
脫脫爲失刺拔都兒所擒洪重喜傳有叛王八刺
哈赤爲重喜所敗劉國傑傳有諸王脫脫木反國
傑襲敗之孔元傳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敗之
於兀速洋劉哈刺八都魯傳有叛王昔里吉及脫
忽皆戰敗被擒蓋卽却北平王者汪惟正傳有叛王土魯叛據
六盤山爲惟正所擒忙哥撒兒傳有叛王察哈台
爲忙哥撒兒所誅鐵哥傳有叛王塔不台月赤察
傳有叛王滅里鐵木兒屯於金山武宗爲皇子鎮
北邊時出其不意以師壓之滅里乃降成宗元貞
二年猶有諸王都哇徹徹禿潛師襲火兒哈禿之
地又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直至元貞九年海

都子察八兒及都哇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謀曰昔
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乃自相殘殺是隳
祖宗之業也今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孫吾與誰爭
哉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來帝
許之於是諸王皆罷兵入朝林元兒傳諸王入朝大宴時
脫脫卽席陳西北諸王始終離合之迹去逆效順
之義聽者傾服脫脫傳此元一代分封諸王得失之林
也王思廉傳帝親征乃顏時思廉謂段貞曰諸王
反由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議實爲良圖貞以
聞帝嘉之其時博羅歡亦謂太祖分封諸王其地
與戶以二十分爲率忙兀兀魯扎刺兒宏吉利亦
其列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顏獨得其九故最强然
則衆建而分其勢又析圭分土時所當早計歟

各朝國書

後魏太武帝造新書千餘詔曰在昔帝軒轅初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天興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皆因書籍文字傳寫訛謬特爲刊正以昭畫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創一體以便其國俗所用也自遼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來遂仿之各有國書今摘敘於後 遼史神冊五年春始製契丹大字按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

代刻木又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既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應在天顯元年也

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

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

蕃書又繹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 完顏希

尹傳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

字金主遂命古紳舊史名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

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後又製女直小字

謂古紳所製為大字云締達傳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訛離刺等教之其後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相位而温罕締達

最號精深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舊史名八巴思製蒙古

新字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

及輝和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遼方諸國

例各有字今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

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
斯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主
世祖以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命迦魯納荅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
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此蓋未製蒙古字以前猶借用畏吾字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

今名莽賽扣即憲宗

征欽察其酋八赤蠻

逃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

渡蒙哥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囚之八赤

蠻曰水迴期且至宜早還蒙哥即班師而水已至

後軍有浮渡者

見憲宗紀

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

渡漢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

之金恆山公武仙一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

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則前

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

金史完顏

合達傳

憲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河適河水

合以土覆之遂渡

憲宗紀

世祖時遣伯顏

今名巴延

伐宋軍至

錢塘江觀潮遂駐沙岸杭人方以爲潮至當盡溺

乃潮不至者二日

伯顏傳

可見興王之運山川効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

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

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

史紀傳所載可見也中統三年卽以財賦之任委

阿合馬興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

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

用司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尙書省事奏括天

下戶口下至藥材權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

以掊克斂財爲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

之皆不能勝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爲所噬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竝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戶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旣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爲能鹽鐵權酷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尙書省改行中書爲行尙書省六部爲尙書六部恃

其得君嘗拳毆參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
誣奏至死遂以丞相領尚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
爲江淮左丞烏馬兒爲參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
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爲之請
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筭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
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盡廢銓調內外官
宣勅亦付尚書由是以刑爵爲販賣自至元二十
四年至二十八年爲也先帖木兒所劾始伏誅統
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此
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卽招
諭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
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閩廣
先後凡十餘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

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文
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
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
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闐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
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爲舟人殺於途始終不
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
國之役瓜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烜父
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爲所邀截從間道始
得歸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
城也舟爲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
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爲所截力戰得歸
其征瓜哇也初至戰屢捷爲所給遣使入諭其國
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

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尙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旣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爲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卽規海外初以驕兵圖勝繼以憤兵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卽足以喪國亡身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爲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按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
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還太宗繼之
滅金侵宋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迨憲宗
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時
用兵已四十餘年世祖卽位又攻討三十餘年
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
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
漢文則未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
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
畏吾字繙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
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

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書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尙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陞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爲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

皆見各本傳

是凡進

呈文字必皆譯以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爲太子時早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太子諭令入學伯必卽令入蒙古學逾年再見問所讀何

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此
可見裕宗之留心學問然未卽位薨以後如仁宗
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
約等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
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留意儒學者世祖
時尙書留夢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
乃以崔彧爲江淮行省左丞或傳李元禮諫太后不
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完澤不忽木等鞠問不
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吾意亦如此是不
惟帝王不習漢文卽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如
小雲石海牙孛魯拙巉巉薩都刺等固當爲翹
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割牲奠馬湏以
蒙古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
樂遣官致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
四年始詔建太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
備至元十四年太廟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
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
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祝之本紀是成宗以前無此禮
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太廟而時享
尙未親祀至大二年尙書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禮
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尙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
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
之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
冬始有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

相拜珠舊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

今四十年來未嘗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勅有

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

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室卽流涕左右感動

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

以終朕身見本紀及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

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

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享卽

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師魯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

裘袞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裸太室

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

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

爲君時僖公尙爲臣僖公卽位未聞不拜帝乃拜

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

本紀

統有元一代親祀太

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元史百官志序

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書省爲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邪律楚材爲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爲左丞相

元制尙右

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勳宿望爲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爲

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舊故力辭帝乃以伯荅沙爲右丞相哈散爲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順帝欲以爲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爲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尙係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

先有右丞二員而無左後以崔暉言始設左丞故漢

人亦得居之如趙世延本雍古族延祐元年省臣奏參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

有參知政事

則漢人亦得爲之

如王文統李孟俱爲平章許衡姚樞張文謙俱爲左丞

其時亦稱宰執

如王文統爲平章竇默曰此人心術不正不可爲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寧爲行省平章辭曰臣齋腐餘生何堪當宰相之任

然中葉後漢人

爲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

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

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

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

韓元善傳順帝時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

避勿與俱則雖參用漢人而機密仍不得與也

鄭鼎傳鼎子制宜爲樞密院判官車

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

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帝曰汝豈

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

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既見太平傳

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

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

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

鉅夫傳

可見未下詔以前

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于

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勳

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設丞相而他處行省

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

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
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
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
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
目及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
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
漢人南人廁於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
魯噶齊舊名噶魯
花赤亦以蒙古人爲之至元二年詔以蒙

古人充各路達魯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爲同
知永爲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并令自用達魯噶
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爲之而諸王駙馬所用者爲
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達魯噶
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爲之或有冒濫罪及王相然

亦未聞有以漢人爲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
偏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卽封一人使之世
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卽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
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爲征
行千戶旣卒子興祖襲千戶劉敏爲郎中年老憲
宗命其子世亨襲其職譚澄父資爲元帥因病舉
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襲職綦公直老以其子
蒙古台舊名忙古台襲萬戶趙黑梓以門功襲元帥職段
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爲潞州長官世襲洪茶邱
爲高麗軍民總管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父虎符
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必用流官故

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爲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臧穢塞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

從之後崔彧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也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宋子貞耶律鑄至山東遷調所部官子貞傳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就便銓注尋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名姓聞隨給授宣勅此各行省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故李穰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李穰傳蓋是時中簡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弊乃有

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四
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
宗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
川雲南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于三品
大員矣順帝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
在缺官宜遣人與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
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
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從之則併隣省通融
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爲沿
邊糴買之計較銅錢易賈民頗便之稍有滯礙仍
用現錢尙存子母相權之意

元史劉宣傳

金章宗時亦以

交鈔與錢並行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

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邪律楚材

傳此鈔之極弊也按金章宗始用鈔宣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積輕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哀宗時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

通寶四百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

中統元寶交鈔據食貨志其法以絲為本每銀五

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鈔之文

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

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

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

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

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

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

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爲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曾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輸納惟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輸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

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參

核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

昏鈔遂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率以

應燒昏鈔指爲僞鈔使管庫官吏誣服見許有壬韓若愚傳由是

回易庫不敢以新鈔易昏鈔張養浩傳民持昏鈔赴庫倒換者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而民

間所存昏鈔又不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

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滋僞鉛山多造僞鈔者有

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遂

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林興祖傳又奸民以僞鈔

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者數千百

家

黃潛傳

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爲民生

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

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

之無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按至元

中江淮頒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敕拘歷代錢餘

銅聽民自用然胡長孺傳台州歲飢宣慰司脫歡

斂富民錢一百五十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

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

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通用之物今後聽

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既造交鈔欲

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金銀則

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

明太祖亦

造寶鈔慮其不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交易犯者罪至死首告者即以所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納稅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答杖等罪輸鈔納贖市肆門攤收鈔果園及舟車等稅納鈔皆欲以重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為阻滯鈔法之罪至全家發遣遠充軍正統元年黃福奏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一兩當鈔千餘貫

按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即與鈔久而鬻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留難之弊高宗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弊請發內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亦名會子并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

因鈔法告訐繁興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千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卽詔廢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旣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鶻里改路趙氏疎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宗封天水郡公欽

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詔調濟之尋又給天水郡王子姪婿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統以前俸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孫於河南祖墓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按二帝徙韓州嗣濮王仲理等尙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卽所謂遠族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命讐邦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舊史名阿塔海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拜畢

母子皆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郛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宮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爲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愛之特加存卹

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貲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貲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爲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又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留給其子孫至是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强奪也

順帝時始因脫脫之請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

田產賜樞密使僧格失里

舊史各桑哥失里

文宗已市全后母

子田而完普尚別有田產至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羣盜多引亡宋爲口實宜以和尚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尚自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貲之在江南者輦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趙與稟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見帝卽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稟既老成宗猶官其子孟實以

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即待宋之宗室亦
 多存卹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諸
 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兄弟相
 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後
 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
 渡以太祖之後為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
 慘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
 古興而金亦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宮
 車三十七兩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
 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時崔立傳金自海陵篡後殺太
 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噍類其隨宣宗入汴
 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元太宗詔除完
 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也然則金

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孫猶
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
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
夫與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
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
後宮使楊后揀選名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貌以
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選號泣左右止之曰陛
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選女之制漢
晉常有之輟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間訛言採秀
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必非無

因蓋元初本有此制邪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

舊名脫歡

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擇美女

二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

邪律楚材傳

世

祖時邪律鑄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

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

則遣還從之

邪律鑄傳

後又以御史中丞崔彧言并罷各

路選室女輟耕錄所記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

世祖雖罷而累朝尚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

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顏帖你賜丞相雅

克特穆爾

舊名燕鐵木兒

高麗王請割國中田以為資奩順

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

遂進為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

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

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卽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皆謂之官田按其租簿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大概明祖所籍僞吳勳戚之田卽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卽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庄等田并

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
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
詔華亭奉宸庄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
慶等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
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祐元年
又以閹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
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於官其賞賜
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温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
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途賜其子
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瑯阿不刺平江田一
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荅刺罕平江田百頃英宗
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
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

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
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
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
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
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舊名撒敦順帝以完者鐵木兒
蘇州田二百頃賜郟王徹徹禿又賜公主不荅昔
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各本傳
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產以賜元政雖不綱亦
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
得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
官地賜魯國大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
在官也元時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
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

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
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
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此
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平章太尉
等皆負販小人以殖產爲務凡元朝官田自必盡
取而佔爲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
蘇民爲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
沈萬三等皆以其租簿爲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
侯駙馬莊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按其租簿征之是
以官田益多而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
末至元明以來出重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
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
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建文二年詔蘇松

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爲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過一斗然雖有此詔永樂登極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

本朝又屢有恩減每畝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按元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田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祇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贍薩敦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

按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今請田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害民不堪命矣色目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

舊名塔里赤

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

得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舊名徹里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官河東副總管因居河中猗

氏縣後徙解州脫里海牙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

刺赤始徙真定抄思奈曼舊名乃蠻部人後家于大名虎

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于南陽囊加及乃蠻人

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

爾舊名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其先隨元軍收河南遂家潁州

之沈邱其父阿魯溫其甥庫庫特穆爾即明史擴廓鐵木兒猶仍

其本俗名哈台布哈舊名素不華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

錄事遂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父官廬州遂家于

廬皆見各本傳又有與漢人爲姻者成宗時御史

臺言行省官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

之本紀南昌富民伍真父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

郡總管見虞集傳巴延布哈德濟舊名伯顏不花的斤之母鮮于

氏乃太常典簿鮮于侁之女也見忠義傳又蒙古

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鄉試如台哈布哈
中江浙鄉試第一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試江浙鄉闈右
榜第一是也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琿舊名賈塔刺琿本

冀州人張巴圖舊名張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舊名劉哈喇不花

本江西人楊朶爾濟舊名楊朶兒只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

崔彧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琿之孫又

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

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

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

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

賜名蒙古台邸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常亦

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實喇舊名賈昔刺

多鬢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

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

哈八兒都播州士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舊名楊賽

因不王實喇舊名王昔刺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名昔刺拔都張惠

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展曲沃人賜名忽魯

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舊作囊加帶并有一賜再賜者

劉哈喇巴圖爾舊名劉哈刺八都魯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刺幹脫

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幹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

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蒙古語本紀至元

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

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

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

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又勅璧習國語譯大

學衍義時從馬上奏之本傳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

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

漢語詔福建本紀又程鉅夫傳時詔令皆用蒙古字

帝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字書詔可見是時

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習豈可以此詔

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舊名八思巴所創蒙古

新字凡降詔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紀事本末秦起

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

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本紀許有壬力爭止

之有壬傳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証惟其通習故

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為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也

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
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
詞卽募有才學者爲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
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尚書及夜觀遼史自悔
少時失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
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爲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
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旣學之則卽以爲名耳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端以畜牧爲業故諸將多掠人戶
爲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
掠人爲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爲牧場者邪律
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

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

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於阿爾

哈雅舊名阿里海涯豪占之多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荆

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

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爲宣撫司奏之乃

詔還籍爲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

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爲民十九年御史

臺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

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

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

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

大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

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

不據爲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爲家奴德輝爲河南宣撫使悉遣爲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爲奴隸雷膺爲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還爲民者數千王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爲奴利用爲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裕出之爲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爲生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爲數至元中史弼征瓜哇

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敘文宗初以緡山民引王禪爲鄉導誅其爲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又以阿乞刺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囊嘉特以妄言惑衆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捏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邸饗人有詔汰去私留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脫告病未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

吏令家人受財罪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
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爲其
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何
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
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刑法志又
按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
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
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
起至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

元制笞杖以七爲
計每十減爲七也

元季風雅相尙

元季士大夫好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四方
名士畢集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爲
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

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

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見明史文苑傳然此

猶仕宦者之提唱也貫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

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浦江吳

氏結月泉社聘謝臯羽為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

取羅公福為首見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

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

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四友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

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

嘗寓其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見元詩選此皆林下

之人揚風扞雅而聲氣所屆希風附響者如恐不

及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

足如倪元鎮之清閼閣楊竹西之不得雲山樓花

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
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
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
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
唱歎于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
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
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
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
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
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
士爲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

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濬州死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撝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鏜泰定四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荆門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舊名丑閻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曾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延布哈舊名普顏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舊名邁里古思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爲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

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陔餘叢考所載尙未備今更詳錄於此晉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一追諡之帝三及身爲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背舊史各倍封東丹國爲人皇王後追諡義宗次子德光卽皇帝位是爲太宗幼子魯呼舊名李胡後亦追諡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爲帝二追尊

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

舊作唐括氏

生和哩布是爲

世祖頗拉淑是爲肅宗英格是爲穆宗此猶是追尊之帝而世祖后納懶氏

舊作擎曠氏

生烏雅舒是爲康

宗阿固達是為太祖烏奇邁是為太宗烏雅舒猶

是追尊之帝太祖太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

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

元史此事尤多太祖第四子圖類舊名拖雷之妃唆魯帖

尼後追諡莊聖皇后生二子長莽賚扣舊名蒙哥是為憲宗次呼必賚

舊名忽必烈是為世祖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真金後追諡裕宗之第二

子達爾瑪巴拉舊名達刺麻八刺其妃答吉後追諡元聖皇后生二子長曰

哈尙舊名海山是為武宗次阿裕爾巴里巴特刺舊名愛育黎拔力八達

是為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光獻后

生烏格台舊名窩闊台是為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為帝後

以子莽賚扣登極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

又珍戩之妃鴻吉哩氏生特穆爾舊名鐵木兒是為成宗

而其長子噶瑪拉舊名甘麻刺雖未為帝後以子伊蘇特

穆爾

舊名也孫
鐵木兒

入繼大統是為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為

顯宗又次子達爾瑪巴拉亦未為帝後以子武宗

仁宗登極亦追尊達爾瑪巴拉為順宗是鴻吉哩

氏生三子及身為帝者一死後諡帝者二且一母

生三帝矣至如明宗文宗雖皆武宗子而明宗母

伊奇哩氏

舊作亦乞
烈氏

文宗母唐古氏

舊作唐兀
氏

實不同母寧

宗順帝雖皆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

舊名八不
沙

順

帝母瑪勒岱

舊名瑪來
的

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

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貝勒

舊名諱班
勃極烈

嗣位安班貝勒者

最尊官也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

皆未嘗立為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為皇太

子未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爲皇太子海陵被弒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爲皇太子未卽位薨

世祖曰朕

子雖多皇后王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環爲皇太孫

衛紹王立子從恪爲皇太子紹王被

弒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崔立立爲梁

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三

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爲皇太子是爲哀宗竟亡國

統計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

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戩爲皇太子

未卽位薨仁宗立英宗爲皇太子卽位後被弒於

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

舊名阿速吉八

爲皇太子甫登

極卽敗廢文宗立子喇特訥達喇

舊名阿剌忒訥荅刺

爲皇太子

未幾薨順帝立愛裕實哩達喇

舊名愛猷識里達臘

爲皇太子未

卽位國亡有元一代所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

皆事之不可解者也惟元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爲皇太子後俱爲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爲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爲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弟稱子名之不正莫此爲甚順帝以從母

文宗后

達實哩舊名卜
答失里

援立之恩極欲尊奉先尊爲皇太后繼又

尊爲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坐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顛倒妄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德祐帝之子其見于記載者程克勤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公降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

周王和世疎

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

求爲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瀛國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爲妻

元史作邁來迪

有娠適明宗逃於

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西湖志餘謂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集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

庚申外史謂順帝時尙書高保

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

舊史各脫

殺此秀才乃捨之余應撰合尊大師詩云皇宋

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

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
宋德何其隆以上皆野史所載未必可盡信然元
史本紀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
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
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
以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
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
事是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
後皇后布達實哩舊史名卜
蒼失里寧立明宗次子寧宗而不
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遺民錄等書所
載未必無因也按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
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於土番年十八歲延祐
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計其年歲亦不

懸殊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

守節絕域

元史伊勒默色

舊名月里麻思

使宋被囚於長沙飛虎寨三

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歸俱見各本傳

郝經昔班帖木兒

奇聞駭見之事流傳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後人仿之竟有實有其事者蘇武雁書事本烏有特常惠教漢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武繫帛書於雁足使

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時郝經使宋被拘於真州
日久買一雁題帛書繫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
明池得之以進世祖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
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
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獲者弗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
卒於途是蘇武雁書之事虛而郝經雁書之事實
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
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
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
部落滅里滅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
己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衛趙
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

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人猶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

按宋史侯延廣在樞樞時遭王

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延廣至京師還其祖侯益此又與嬰杵臼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爲甚難

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仕至尙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留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

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爲翰林學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爲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陔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戴封傳封爲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廣傳廣爲堂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又喬智明傳智明爲隆慮令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而身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兌曰有

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必與獄囚約放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疎放限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

亦見王盤傳

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日放囚

之

陳天祥傳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爲皇太子其母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爲保太后其崇奉與皇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妳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人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以乳母

王氏爲野王君當時朝議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
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氏號康聖君是唐
制乳母之封尙有有限制元代則不惟乳母封夫人
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爲豳
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氏
爲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
奴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爲雲國
公英宗封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
襄郡王諡忠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爲營郡王見虞集傳
哈嗎爾舊名哈麻母爲寧宗乳母故其父圖嚕舊名禿魯封冀國
公加太尉見哈麻傳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

益稷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爲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無所帝亟命還其田天歷二年卒文宗賜諡忠懿

老爺同寅臬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來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史董搏霄傳搏霄營於南皮毛貴兵猝至問搏霄曰汝爲誰荅曰我董老爺也遂被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

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迄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
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爾非以稱同官也
及黃震謝黃提舉啓有云托故老以旁詢賴同寅
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懌傳韓侂胄敗後同寅有坐
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懌獨舉之此則以同寅
屬同官南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
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
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
同寅之見于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爲
司理參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孫子
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
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
宋又元史伊克台伊爾丹傳

舊名奕赫
抵雅爾丁

爲建康道廉訪

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蹙然曰
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
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

元史柔兒只傳柔兒只年少爲學士同寅如郭貴等諸老皆器重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

舊名布智兒

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絕太祖命剖

一牛納布扎爾于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郭寶玉
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
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砲墜城下矢又貫
胸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
本傳謝睦歡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
拔其矢剗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
仲溫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
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萇從藺中
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藺便令
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藺趣之左右皆若不勝其
苦而從藺自若元史張榮爲流矢貫背拔之不出
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實喇舊名趙匣刺
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剖其肩視
骨節知淺深可出卽爲鑿其創拔鏃出之實喇神
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元史石抹按只攻宋敘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
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
汪世顯從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蠭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等倡妖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河南行省鞫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播民間矣蓋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於河間爲患者凡七八年會脫脫爲相專任賈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

軍二萬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旣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

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竝用亦非兩役竝興也兩河竝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竝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稽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

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旣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

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區區之見頗自謂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